



繆思風采

## 心靈在枷鎖裏飛翔

● 林柏維\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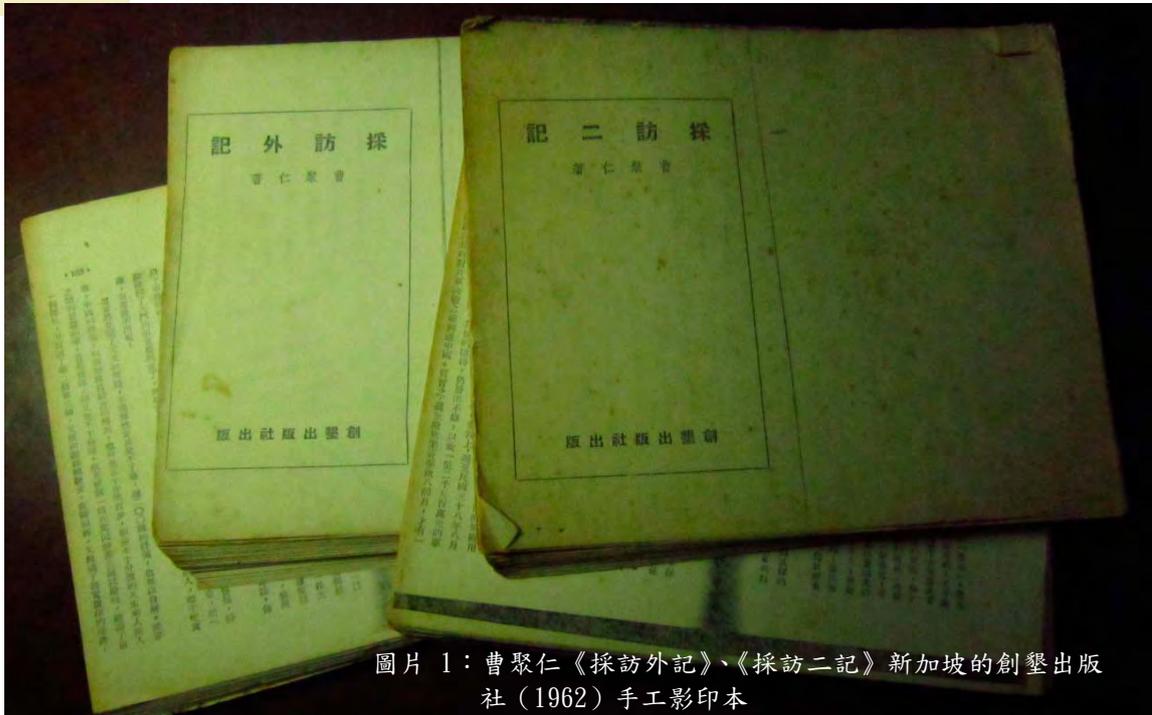


年齡層四、五年級的台灣人，有著許多共同記憶，尤其是一齊搖旗吶喊的黨國威權體制時期，那時候，沒有綠色，只有藍色，紅色的被迫從台灣地表消失；我們滿腔熱血地跟著唱：長城謠、熱血、勇士進行曲、九條好漢在一班、救國團團歌，其中〈出發〉一歌如此寫著：「槍在我們的肩膀，血在我們的胸膛，我們來捍衛祖國，我們齊赴沙場！……」（《採訪二記》第2頁）這首歌寫於九一八之後，抗戰期間大為流行，歌詞的原創者是三十年代作家曹聚仁（蔣經國的「魏徵」，國共密使），不過後半段被掉包了，加上查禁的關係，所以長期來沒人知道作者是誰。

前些日子，我的大學學長蘇耕斌，看了〈查禁的年代〉一文，特意翻箱倒櫃地找出珍藏的資料，那是他多年前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圖館影印的：曹聚仁《採訪外記》、《採訪二記》二書（見圖片1），隨即以快遞寄贈於我，令人萬分感佩啊！再次翻閱舊

\* 林柏維，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社會科學組助理教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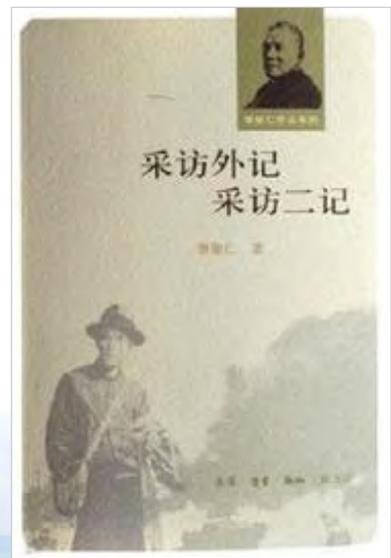
籍，即使現在已可在博客來網站上購得再版書（見圖片 2），卻是別有一番滋味。



圖片 1：曹聚仁《採訪外記》、《採訪二記》新加坡的創墾出版社（1962）手工影印本

回思過往，求知慾曾充塞胸懷，總有著將浩瀚的知識迅速填滿空蕩心靈的念想，大學時代，我延續高中時期雜亂無章地獵取「課餘讀物」的習慣，經常在課堂裏偷偷閱讀鄉土文學小說、三十年代作家文集；在輔大文學院圖書館查考「史學方法」學期作業（顧炎武《日知錄》考證）時，分心觀看書庫中的《明清筆記小說》叢書、《革命文獻》叢書，有意無意間也有所得，譬如：武昌革命的領導人蔣翊武屬於梁啟超系統的新軍革命團體：文學社，與國民黨沒有關係，一新我對中國近代史的初始認知，然而，我們教科書卻不是這樣說的；這說明什麼？是誰掌握權力就誰掌控歷史的書寫？

耕斌學長的餽贈，讓我思想起那串偷偷影印禁書的日子，有次，我帶了本二哥的藏書：司馬長風的《中國近代史輯要》（見圖片 3）到課堂裏閱讀，豈料，立刻被同學們哄搶、借去複印，《二二八事變始末記》、雷震《我的母親》也是同樣的情形，甚至連郭廷以《近代中國史綱》之第 19 章（台灣版缺這一章）也洛陽紙貴，為什麼會這樣呢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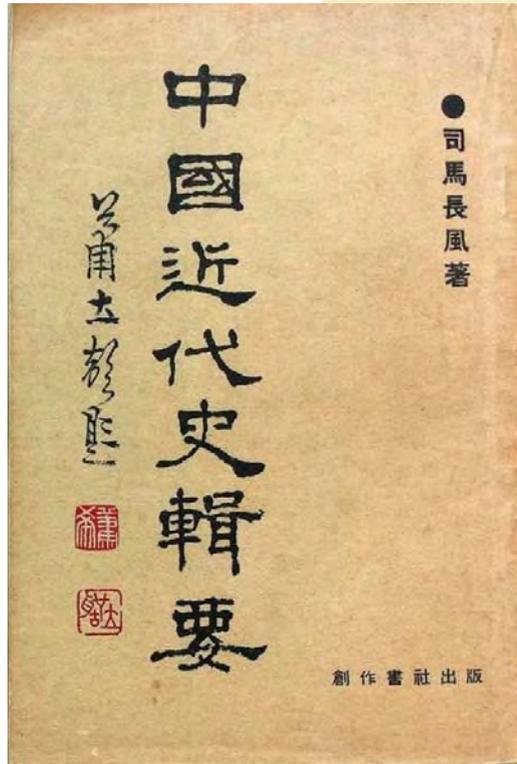
圖片 2：曹聚仁《採訪外記·採訪二記》香港三聯書店簡體字版（2007）書影（取自博客來）



因為這些是不被容許觀看的？因為歷史的真相必須掩藏？

年輕的我們，汲汲於汲取這些大學殿堂裏本應開放閱覽、討論的書籍，卻被迫岌岌於傳抄、影印之途（研究生時期，印多了這類書，南京東路住家附近書店的老闆甚至跟我明言：「你印什麼我不知道，因為都是你自己印的。」白色恐怖的威力可見一斑）；更有進者，出版商掌握商機翻印了許多查禁書籍，再讓駐校工讀生攜至課室裏，以傳閱的方式讓同學們登記購買，系上的王泰惠當時就是「大買辦」，顧頡剛《古史辨》、錢鍾書《圍城》、巴金《春與秋》、曹聚仁《文壇五十年》、彭明敏《自由的滋味》等等，就是這樣溜進文史哲學生的書包裏。

如今禁錮心靈的枷鎖不復存在，「禁書」也泰半可以在市面上取得，那一沓沓發黃的影印書籍，已功德圓滿，可以資源回收了！



圖片 3：司馬長風《中國近代史輯要》，香港創作書社（1977）

【抗戰歌曲〈出發〉的原版】

〈戰歌〉：曹聚仁應國立音樂學院院長蕭友梅邀請所寫

槍在我們的肩膊，血在我們的胸膛，  
我們來捍衛祖國，我們齊赴沙場！  
渡過鴨綠江，衝過大同江，  
哈！富士山算得什麼，嘻，富士山算得什麼！  
我們濯足乎扶桑！我們濯足乎扶桑！





【抗戰歌曲〈出發〉的流通版】

〈出發〉（作詞：佚名。作曲：勞景賢）

槍在我們的肩膀，血在我們的胸膛，

我們來捍衛國家，我們齊赴沙場。

統一意志，集中力量，

衝！衝破了一切惡勢力，幹！貫徹了國父的主張，

抱定殺身成仁的決心，發揚中華民族之榮光！

